基于设计事理学的铺首衔环演变研究

王苗辉，李艳，陈焜
（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厦门 361021）

摘要：目的 通过梳理铺首衔环的具体变化，寻找器物演变的原因与规律，进而为现代设计提供思路。**方法** 以柳冠中的设计事理学为理论基础，以时间为轴，选取了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和明清时期 6 个典型时间节点的铺首衔环作为研究对象，对铺首衔环的“提物”、“叩门”之实用功能，以及承载的“驱邪”、“镇宅”等对于家宅平安的美好祈愿的心理功能进行了推演。**结论** 从“元”的角度来看，铺首衔环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曾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在各个朝代的演变，主要是受它所解决的事之影响，且这些“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源”的角度来看，铺首衔环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即“尚巫”、“礼法”、“尊儒”、“玄学”等不同的文化流变，使铺首衔环产生了相应的改变。

关键词：铺首衔环；设计事理学；人为事物；设计文化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9)10-0191-05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9.10.033

Evolution of Chinese Ancient Jointed R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sign Methodology

WANG Miao-hui, *LI Yan*, *CHEN Kun*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and the rules of utensil change through analyzing specific changes of Chinese ancient jointed ring to provide thoughts for modern design. Based on the design methodology of Liu Guanzhong, Chinese ancient jointed rings of six typical dynasties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a time shaft were selected to deduce their real functions such as helping carrying the heavy things and knocking at doors, and their mental functions such as preventing the evil things and protecting our h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 Chinese ancient jointed r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Its involvement in each dynasty mainly depends on the things solved through it. These things are similar to a certain deg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 Chinese ancient jointed ring is affected by the current social environment. Namely, "advocating witchcraft", "law and discipline rite", "worship for the Confucianism", "metaphysics" and other culture drift change the Chinese ancient jointed ring accordingly.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jointed ring; design methodology; artificial thing; design culture

设计事理学提出，对“物”的解读可以沿着历史的轨迹和抽象的轨迹进行。历史的轨迹帮助人们梳理“物”的发展历程、动因与状态变迁背后的上下文，即物之“源”；抽象的轨迹帮助人们建立对“物”的本质的思考，即物之“元”。如果从“源”的角度解读器物，会发现任何器物都是一个时代下人类世界的缩影，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如果从“元”的角度解读器物，则会发现器物本身所具备的目的性，也就是从它诞生之日起所赋予它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目的性会在不同情境下发生变化，两个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的“物”，有可能只是一个“物”在不同时代或不同情境下的两种发展方

收稿日期：2019-01-22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重点课题“高校工业设计教育与当地工艺美术资源开发的互动研究”（FJJKCGZ15-068）
作者简介：王苗辉（1979—），女，湖南人，硕士，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文化。

式的呈现[1]。

铺首衔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2]，数千年以来，历经演变，从国之祀器变成寻常物事而终至“旧时王谢堂前燕”，近于消失。物之演变，何至于此？目前关于铺首衔环的相关研究是比较多的，比如王卫等人对铺首衔环在建筑装饰领域的形制与内涵进行了研究[3]，苗霞研究了铺首衔环的分类、源流及流变[4]，张葳等人则研究了铺首衔环的装饰手法[5]，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铺首衔环演变的“事理”依据。

1 作为人为事物的铺首衔环

“人为事物”是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为了达成某件“事”而创造的“物”，“人”、“事”和“物”三者是一个完整的系统[6]。“事”是“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反映了“人”的目的性，并且成就了“物”的最终形态。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人”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并开始对“物”提出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通过“事”投射在“物”上，推动了“物”的变化，于是“人为事物”系统开始演变。任何人为事物，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都有两个方面：人的目的性和人为事物所处的环境。通过对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并利用时间轴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为事物”线索串联起来，就可以解读出“人为事物”的“源”和“元”。

铺首衔环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典型的人为事物，对于它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考虑到铺首衔环作为具体器物的存在历史相当长，不便也不必一一罗列，因此，本文以时间为轴，主要选取了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和明清时期 6 个时间节点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具体研究。

2 铺首衔环演变的“源”与“元”

2.1 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手工业发展尤为迅速，青铜器冶炼制造技术从成熟走向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铺首衔环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成型的。目前可考证的、最早的铺首衔环，是河北易县燕下都老姆台在宫殿建筑遗存中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立凤蟠龙金铺首[7]，见图 1。

商朝盛行尊神重巫的思想，统治者借用“巫术”来达到统治人民，安抚人心的目的，青铜器作为礼器，承担了沟通人神、驱邪避鬼的功能[8]。人们相信通过青铜礼器传递“巫”的力量，可以驱邪避祸。这个时期作为青铜礼器的铺首衔环，主要功能有两个：“提物”和“驱邪”。“提物”，即作为一个器物的抓手，方便使用者拿起、搬运。例如，河南洛阳市出土的东周王城战国时期的错金银有流铜鼎，见图 2，其盖顶中心安置有铺首衔环，这里的铺首衔环就相当于盖的提手，方便打开盖子。“驱邪”，即在祭祀活动中，作为青铜礼器的一部分，起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从商朝到春秋战国，巫术祭祀是人所有活动的主宰，铺首衔环作为装饰构件，与青铜礼器一起用于寄托人们驱邪避鬼的愿望。如 2006 年孙长初在《汉画像石“铺首衔环”图像解析》中认为，铺首的“山”字形造型，是原始巫神形象的简化，而环是良渚时期沟通人神的玉璧简化[9]，见图 3。



图 1 立凤蟠龙金铺首

Fig.1 The golden jointed ring with a standing phoenix and dragon



图 2 错金银有流铜鼎

Fig.2 The bronze tripod with a drainage nozzle decorated by gold and silver

铺首衔环的造型特点来源于“提物”的功能。“提物”的本质是解决人手和器物的即时连接问题，要求其实现载体所必须的两个需求，即连接人手和连接器物。其中，连接人手的部分需要符合人手的抓握形态，因此必须设计成中空的环形；而连接器物的部分需要长期固定在器物之上，因此设计成底座的形式；连接

人手的部分和连接器物的部分则用类似“口”的结构来咬紧。由此，一个铺首衔环的雏形就产生了。同样，铺首衔环的纹饰美感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于装饰的喜好，其根源是祭祀的需求。古代人民认为这样的符号和图示，可以达到祭祀的作用，从而驱邪避鬼，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铺首衔环的形式来源于其必须存在的实用功能。



图 3　汉画像石铺首衔环
Fig.3 The ancient jointed ring of the Han Dynasty stone reliefs

2.2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礼法观念逐渐替代了神权统治，“巫”的思想开始逐渐衰落，诸子百家兴起。铺首衔环逐渐从青铜礼器领域开始往建筑、墓室和陶瓷器等领域演变[8]。到了秦汉时期，在建筑和墓室领域就可以看到大量作为门把手使用的铺首衔环。如西汉南越王墓的两个墓门，其上各有一件铺首衔环，见图 4。



图 4　西汉南越王墓门铺首衔环
Fig.4 The ancient jointed ring on the door of the king of the South Yue's tomb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在建筑领域，铺首衔环的“驱邪”功能逐渐被“镇宅”所取代。作为门饰，铺首衔环无须执行沟通人神的祭祀功能，但是其可以“驱邪避鬼”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相信使用它可以保护家宅平安。为了“镇宅”，人们直觉且自然地开始使用猛兽来装饰铺首衔环。铺首衔环在建筑领域得以使用，是因为它本身造型上具有的“提拉”语义可以很好地满足新情景所需要的功能。而为了让铺首衔环更好地适应新领域的使用需求，对其纹饰进行了重新设计，可以更好地承载新情景下用户新的需求，从而焕发新的生命。

2.3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铺首衔环的形制已经大致确定，“铺首”之名开始正式出现在文献之中，如《汉书·哀帝纪》记载：“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有“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嘈呐以面似钏音”。

汉武帝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史记》卷三十记载：“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政治上，汉武帝放弃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开始崇尚儒家之道，于是厚葬之风开始盛行[8]。经济繁荣，加上社会风气的使然，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将坟墓建造得像生前的房子一般，并在墓门、棺椁上使用铺首衔环，以达到驱邪避鬼，寄托情感的目的。可以说，这个时期，铺首衔环的典型性应用场景是墓室。这时期的铺首衔环，作为日常感与仪式感的平衡，承载了汉朝时期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既庄重而严肃，又洒脱而轻松。

2.4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的铺首衔环更多的是作为门饰而存在，它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纹饰上增加了佛教元素[5]，二是增加了“叩门”[10]的功能。

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中，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最动荡不安的时期，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封建割据之中。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模式衰落，人们在动乱纷飞的年代渴望得到内心的安宁，佛教开始兴盛，佛教元素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工艺美术装饰的主要元素。铺首衔环，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使用佛文化色彩的纹饰[8]，如力士、莲叶等，如宁夏固原博物馆藏的北魏透雕铜铺首，见图 5。

魏晋以前的铺首衔环不需“敲击发声”，因为使用铺首衔环的方式是“提拉抓取”。而作为门饰以后，客人拜访主人时，为了唤起主人的注意，进门之前通常是“叩门”，但与传统的用手指叩门发声所不同的是，通过叩击金属提环，提环再敲打金属铺首，声音更清脆响亮，效果更好。换言之，在新的情景之下，使用铺首衔环的人开始有了区分，分为“主人”和“客人”。对于客人而言，目的是唤起主人的注意，铺首

衔环这一“物”与之相适应，形制上自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叩门”功能是铺首衔环这一“人为事物”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化的结果。



图 5 北魏透雕铜铺首
Fig.5 A bronze jointed ring decorated by piercing engravi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2.5 唐宋时期

隋唐以来，随着瓷器烧制技术的逐步完善，青铜器物逐渐被陶瓷器物所取代，但青铜时期所用的装饰纹饰被沿用，同时由于铺首衔环最初的起源是在青铜器物领域，作为瓷器的装饰纹样自然也有铺首衔环。如浙江龙游县东华山汉墓出土的原始青瓷瓶上的铺首衔环，见图 6。



图 6 东华山汉墓原始青瓷瓶
Fig.6 The celadon bottle in the Han Dynasty's tomb discovered in the east of Huashan Mountain

唐代以后，由于瓷器制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瓷器的装饰手段日趋丰富，再加上旧的审美体系开始逐渐被新的审美体系所取代，瓷器上的铺首衔环虽然存在，但是数量已经很少了[8]。

对于瓷器而言，铺首衔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装饰。究其原因，瓷器脆且易碎，在日常使用中，对于小型瓷器，人们下意识的动作是“拿”，中型瓷器则是“抱”，对大型瓷器的习惯动作是“抬”和“扶”，这几种习惯动作与铺首衔环所暗示的“提”和“拉”完全不同，人们本能的不去使用铺首衔环，因此在瓷器领域，铺首衔环逐渐变成了一个纯装饰性的部件，并逐渐被淘汰。

2.6 明清时期

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申明官民第宅之制，自此之后，铺首衔环越来越用于区分阶级。清华大学楼庆西在《中国建筑的门文化》中提到：“一、二品官以下，各官门上都无门钉的装饰，依次是绿门锡环、黑门锡环和黑门铁环。从门的颜色分，自上而下是红、绿、黑，从门环的材料分，是铜、锡、铁，由低到高，等级分明[10]”。通过铺首衔环的材料和造型，人们可以轻易地确定其主人的社会身份，铺首衔环自此开始成为了封建社会门户等级的标志之一。明清时期铺首衔环的另一个典型性变化，则是椒图纹饰的使用，见图 7。

椒图兴盛于明清，但是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汉代。椒图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龙的第九子，其形像螺蚌，性好闭，最反感别人进入它的巢穴，铺首衔环取其“紧闭”之意，希望其可以看守门户，镇守邪妖。



图 7 椒图铺首纹饰
Fig.7 The ancient jointed ring decorated with pepper picture

该时期的铺首衔环这一“人为事物”系统，基本上完成了从器物领域到门饰领域的转换，器物领域很少再见到铺首衔环的身影，在人们心里，铺首衔环似乎一直以来就是门上的物件。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两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被推翻，人民开始正式当家做主，铺首衔环作为区分社会阶级的载体，受到了

极大的打击。

3　结语

“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从事理学的角度来看，铺首衔环的产生与演变，是“人”与“事”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元”的角度上看，铺首衔环最初是作为祭祀的青铜礼器使用，继而开始扩展到更多的器物领域，甚至是建筑领域，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器物领域的铺首衔环日渐式微，建筑领域的铺首衔环成为了主导。这种演变具有必然性，主要在于它体现了“事”之间的相似性，即作为器物的铺首衔环的“提起盖子”之事和作为建筑元素的铺首衔环的“拉开门”之事的本质，都是用手对物进行位移操作。从“源”的角度上看，铺首衔环“元”的变化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中国历史先后出现了“尚巫”、“礼法”、“尊儒”、“玄学”等不同的文化流变。在这些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人为事物”即铺首衔环产生了相应的改变。

铺首衔环的演变给现代设计的启示：当“事”与“事”之间具备联系的时候，两个“物”就有了互相转化的可能。“事”与“事”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物”转化后的生命力也就越持久。挖掘或转换铺首衔环等传统设计资源，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它所对应的事，找出背后的“理”，然后运用这“理”从根本上进行新的“人为事物”系统的创新设计。这是中国设计的立根之本。

参考文献：

[1] 柳冠中. 事理学论纲[M].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6.
LIU Guan-zhong. An Outline of Science of Things[M].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阳桂平. 探析兽面铺首的形成演变及文化内涵[J].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5(1): 105—110.
YANG Gui-ping. A Study of the Things Changed the Shape of Animal-faced Head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2015(1): 105—110

[3] 吴卫, 谢俊陶.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小品门铺首释义[J]. 艺术百家, 2012, 28(S2): 181—183.
WU Wei, XIE Jun-tao. Animal-Head Applique on Doors i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ecoration[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2, 28(S2): 181—183.

[4] 苗霞. 中国古代铺首衔环浅析[J]. 殷都学刊, 2006(3): 29—39.
MIAO Xia. Simple Analysis on Chinese Ancient Jointed Ring[J]. Yindu Journal, 2006(3): 29—39.

[5] 张葳, 李海冰. 也许会消失的历史形象——浅析门环装饰艺术[J]. 装饰, 2003(10): 61.
ZHANG Wei, LI Hai-bing. A Possibly Vanishing Art: Decorative Knockers[J]. Zhuangshi, 2003(10): 61.

[6] 赫伯特·A·西蒙. 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M]. 杨砾，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HERBERT A S.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M]. YANG Shuo, Transtate. Beij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1985.

[7] 金爱秀. 试论铺首的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107—110.
JIN Ai-xiu. A Study of the Doorknocker[J]. Journal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8(1): 107—110.

[8] 李文娟. 中国铺首衔环源流探析[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0.
LI Wen-ju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s of the Animal-faced Ornament on Doors in China[D].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2010.

[9] 张文静. 春秋战国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用铺首形制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ZHANG Wen-jing. On the Shapes and Structures of the Functional Animal-faced Ornament on Doors from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States to the Period of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D].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2013.

[10] 楼庆西. 中国建筑的门文化[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LOU Qing-xi. Door Culture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M]. Zhengzhou: He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1.